

“情绪价值”与“精神按摩”：近五年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新变与社会功能

黄诗雨

湖南信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DOI:10.61369/HASS.2025090020

摘要：近五年来，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经历了深刻变化，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从视听奇观转向更深层次的情绪慰藉与心理补偿。本文以《热辣滚烫》、《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人生路不熟》等近期高票房喜剧电影为研究对象，提出“情绪价值”与“精神按摩”为核心分析概念。论文旨在探讨这些电影如何通过叙事策略的转变——从外部冲突转向内心成长、从讽刺批判转向温情共情——来生产“情绪价值”，并分析其作为文化产品所承担的社会“减压阀”与情感“粘合剂”的功能。同时，本文也将反思这种创作倾向可能带来的叙事同质化与现实主义精神弱化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喜剧电影；情绪价值；精神按摩；叙事策略；社会功能

“Emotional Value” and “Psychological Comfort”: Narrative Innovations and Social Functions in Chinese Comedy Film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Huang Shiyu

Hunan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 The last five years,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shifts in collective psychology, with audiences shifting their cinematic demands from audiovisual spectacle toward deeper emotional solace and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Focusing on recent high-grossing comedy films such as YOLO, Too Cool To Kill, and Godspeed,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se films produce "emotional value" through narrative strategy shifts—from external conflict to inner growth, and from satire and critique to warmth and empathy—in terms of providing "emotional value" and delivering "psychological massage." It further analyzes their function as cultural products serving as social "pressure valves" and emotional "adhesiv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reflects on potenti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is creative tendency, such as narrative homogenization and the dilution of realist spirit.

Keywords : Chinese comedy films; emotional value; mental massage; narrative strategies; social functions

近五年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长期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普遍焦虑后，集体进入了一个寻求心理修复与情绪安抚的时代。这种集体性的心理转向，显著地影响了文化消费的取向。影视行业应该致力于生产能够释放、缓解这种心理压抑的作品，让受众得到心灵的抚慰。^[1]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形式，其功能也正在从提供超越现实的“视听奇观”向提供熨帖心灵的“情绪价值”回归。

在此背景下，一批喜剧电影取得了现象级的商业成功。贾玲执导的《热辣滚烫》(2024)通过一个女性寻找自我、学习“爱自己”的故事，引发了全民关于自我价值的热议；邢文雄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2022)以其“戏中戏”的元叙事结构，为观众提供了一场关于梦想与坚持的欢乐造梦；易小星《人生路不熟》(2023)则以一场公路之旅，探讨了代际沟通与个人原则，最终回归家庭温情。这些影片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滑稽桥段和物理喜剧，而是将“笑点”与“泪点”、“痛点”深度融合，其核心吸引力在于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有效的“精神按摩”。

一、叙事策略的转向：从讽刺到共情，从外部到内部

传统喜剧，如冯小刚早期的“京味儿”喜剧，往往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戏谑和讽刺来制造笑料，其叙事动力源于角色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在后疫情时代的这批喜剧中，叙事重心发生了向情感共鸣和内心探索内转的显著变化。

首先，“小人物逆袭”的模式被不断深化与内心化。“小人物逆袭”一直是喜剧的经典模式，但以往的逆袭多指向外在的成功，如收获财富、地位或爱情。而在近期作品中，逆袭的目标更多地指向内心的成长与自我的确立。《热辣滚烫》中，乐莹的“逆袭”终点并非赢得拳击比赛，而是“看心情”的自我选择权。影片的叙事弧光是她从自我否定、讨好他人到学会“爱自己”的内

心旅程。这种“爱自己”的叙事表达正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当下性，贾玲以牺牲自己曾经及未来的小品形象，重新诠释了一种“中国式的女性主义”。^[2]另外，减肥100斤这一外部变化，只是其内心巨变的可视化符号。正如心理学所强调的，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是应对压力和焦虑的关键。^[3]乐莹的故事正是通过展现一个个体自我效能感的从无到有，为无数在现实中感到无力的观众提供了强大的代偿性满足和情感激励。

其次，建立情感共鸣机制的优先性。“共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感染和投射，即个体的情感状态引发另一个体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情感状态，使之发生作用的是个体直接感染性的情绪刺激。^[4]这些电影刻意削弱了尖锐的社会讽刺，转而强化普世性的情感共鸣。笑点的设计不再是为了解构权威，而是为了构建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情感链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中的魏成功，作为一个痴迷表演的龙套演员，其“尴尬”与“认真”并存的表演状态，引发的不仅是笑声，更有对其执着梦想的同情与敬佩。当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真实的黑帮斗争时，观众的笑声中夹杂着为他命运的担忧。这种“悲喜剧”的融合，使得观众的情感投入得更深。《人生路不熟》中的万一帆，作为一个耿直的“程序员”，其与准岳父周东海的冲突源于代际价值观差异，但影片最终通过“对的，永远是对的”这一核心台词，将冲突化解为对诚实、正义等普世价值的共同坚守，引发了跨越年龄层的情感共鸣。

最后，温情主义结局的常态化。与早期喜剧中常见的荒诞、黑色或开放式结局不同，近期喜剧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温情、圆满的结局。《热辣滚烫》以乐莹与自我的和解告终；《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让魏成功梦想成真；《人生路不熟》则以一场温馨的婚礼收场。这种“大团圆”模式，虽然在艺术上可能被视为保守，但在社会心理层面，它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安全的情感出口，有效地完成了从现实焦虑到银幕慰藉的“按摩”过程。

二、“情绪价值”的生产与“精神按摩”的达成

早在1996年就有研究者提及情绪价值，认为看似无用的价值可以给人们提供愉快、舒适、优越感、心安、优雅以及怀旧感等情绪，与“有用”的机能价值相比，这种“无用”的价值就是情绪价值。^[5]将其借用于电影分析，意指观众从观影体验中获得的情感满足与心理慰藉。近五年来的中国喜剧电影通过一套精密的叙事机制，系统地生产着这种价值。

第一，建立代偿性满足与“爽感”机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不公与无力感，电影提供了完美的代偿空间。《热辣滚烫》让观众代入了“赢一次”的奋斗过程；《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让观众体验了“小人物被看见”的狂喜。这种代偿性满足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爽感”，它并非源于暴力或征服，而是源于自我实现和获得尊严的心理过程。这种“爽感”是“精神按摩”中最直接、最有效的部分。

第二，提供安全地带的情感宣泄。根据catharsis（宣泄）理论，艺术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观众释放被压抑的情感。^[6]后疫情时代的喜剧电影巧妙地安排了“笑中带泪”的节点。观众

在为角色滑稽行为发笑的同时，也被角色内心的孤独、坚韧与善良所触动，从而得以释放自身积压的负面情绪。这种哭与笑的交织，完成了一次深度的情感排毒与心理净化。

第三，建构社会认同与群体归属。这些电影常常描绘一种理想化的、充满支持性的人际关系。《热辣滚烫》中乐莹最终获得了妹妹的认可；《人生路不熟》中女婿最终赢得了岳父的尊重。这种叙事缓解了当代社会，特别是近五年来人们对人际关系疏离的焦虑。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仿佛融入了一个充满理解与温情的“想象共同体”，从而获得了一种虚拟的群体归属感，对抗了现实中的孤独。尤其在中国社会“啃老”、“躺平”、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自主创业等现实问题的热点话题炽热之际，这些电影的现实寓言性必将以其独特广泛的指涉性引发强烈共鸣。^[7]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中明确指出，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的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并强调社会支持与积极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8]这些喜剧电影在无意中扮演了低成本、广覆盖的“集体心理干预”角色。

三、社会功能：作为“减压阀”与“粘合剂”的电影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大众文化产品往往承担着超出娱乐的社会功能。近五年来的喜剧电影正是如此。

首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本就充满竞争与压力，近年来的社会变化又叠加了健康、经济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喜剧电影以其轻快的节奏、乐观的基调和对现实困难的“软化”处理，为公众情绪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出口。它暂时地将观众从现实的沉重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努力就有回报”、“善良终被认可”的简化世界，从而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心理张力，起到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另外，这些电影所探讨的议题，如自我认同（《热辣滚烫》）、梦想追求（《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家庭关系（《人生路不熟》），是具有高度共鸣性的社会公共议题。影片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爱自己、坚持、沟通与理解——成为一种温和的社会共识倡导。当千万观众为同一个笑点发笑，为同一个泪点感动时，一种短暂的情感共同体得以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粘合了因个体化和社会分层而可能断裂的社会情感纽带。并且，与生硬的说教不同，这些电影将“奋斗”、“诚信”、“家庭和睦”等主流价值观巧妙地包裹在娱乐外壳之下。通过情感共鸣的渠道，这些价值观更易于被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所接受和内化。这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当代实践，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柔性传播与大众情感的有效对接。中国文联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弘扬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并特别强调了以“温情和关爱”抚慰心灵的重要性。^[9]

四、批判性反思：狂欢之后的隐忧

尽管“情绪价值”导向的喜剧在商业和社会层面取得了成功，但从电影艺术和思想深度的角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同样必要。

首先，应当警惕叙事同质化与“心灵鸡汤”化。当“内心成

长+温情结局”成为屡试不爽的成功密码时，创作的雷同与自我复制便难以避免。人物塑造趋于功能化、扁平化，复杂的现实矛盾被简化为可以依靠“爱”与“理解”解决的道德问题。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喜剧电影泛“心灵鸡汤”化，其情感动员力可能演变为一种新的情感套路，长远来看会削弱喜剧电影的生命力。

另外，现实主义的退场与问题的悬置凸显。为了提供纯粹的情绪慰藉，这些电影往往选择性地回避了社会矛盾的结构性根源。乐莹的人生困境背后是否藏有更深层的社会性别结构问题？魏成功的成功是否掩盖了演艺圈残酷的阶层固化？万一帆的“轴”在现实中是否会遭遇更残酷的打击？当影片用个人努力和道德圆满来化解所有矛盾时，实际上是将复杂的现实问题悬置了起来。这种“按摩”在短期内是舒适的，但长期而言，可能无助于培养公众面对和解决真实世界复杂问题的能力。

最后，要避免落入情感消费与“疗愈主义”的陷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论述过现代社会如何通过话语建构来管理人民。将一切问题归结为心理问题，并倡导个体通过自我调适来应对，是一种“疗愈主义”的叙事（Illouz, E., 2008）。^[10]过度依赖提供“情绪价值”的电影，可能在不经意间将观众引导向一种内

在的、个人化的解决方案，从而忽略了对外部社会环境的批判与改造。电影从一种批判性的社会之镜，转变为一种维持现状的安抚剂。

近五年来的中国喜剧电影，以其鲜明的“情绪价值”生产和“精神按摩”功能，成功地回应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它们在叙事上实现了从外部讽刺到内心共情的转向，通过深化“小人物逆袭”模式、强化情感共鸣和提供温情结局，为大众提供了有效的代偿性满足、情感宣泄和社会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扮演了社会“减压阀”和情感“粘合剂”的重要角色，并以柔性方式传递了主流价值观。然而，这一创作趋势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抚慰个体心灵的同时，也面临着叙事同质化、现实主义精神弱化以及可能陷入“疗愈主义”陷阱的挑战。未来的中国喜剧电影若想获得更长久的艺术生命与更深广的文化格局，需要在提供“情绪价值”与保持现实关怀、进行社会批判之间找到更佳的平衡点。换言之，真正的“精神按摩”不应仅是让人暂时忘记疼痛的麻醉，更应是赋予人清醒面对现实、并勇敢前行之力量的鼓舞。

参考文献

- [1] 陈旭光.后疫情时代中国影视行业的“破”与“立”[J].群言,2020,(10):41-43.
- [2] 万传法.叙事外溢、边界重置与类型本土化策略——评影片《热辣滚烫》[J].当代电影,2024,(03):39-43.DOI:CNKI:SUN:DDDY.0.2024-03-007.
- [3] 班杜拉.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4]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1 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1.
- [5] 重视产品的“情绪价值”[J].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2).
- [6] 亚里士多德.诗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7] 陈旭光.《热辣滚烫》：现实和梦想的互文与身体文化的寓言[J].电影艺术,2024,(02):86-89.
- [8] 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向精神卫生转型[R].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2.
- [9]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新时代文艺评论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 [J].中国文艺评论,2023(5).
- [10] 伊娃·易洛思.痛苦的社会学：情感、消费文化与资本主义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